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目錄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

烏程董斯張遐周彚編

閔元衢康侯參訂

韓昌箕仲弓增定

舉錢微自代狀　　韓愈

尚書刑部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勑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

請謹錄奏聞謹奏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不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繇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不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集有於楚二字）（[illegible]莊子求皆作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屈原以鳴（集作以屈原）鳴臧孫辰

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而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

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解之

贈高閑上人序　　韓　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者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焉草書怒焉草書（八字集作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宿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

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於其世必淡然無所於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與孟東野書　　韓　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

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
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
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
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
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
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
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
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
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

辛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朔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自與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

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

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爾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使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内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闃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躑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付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長安慈恩塔題名

韓愈退之李翺翺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張按翺字習之見唐書與題名小異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柳宗元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隷京兆萬年胄貫里諱京既冠字

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

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

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癎與曳

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瑞仲兄前大理評事袞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饋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闤閈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

所由興何得闇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天剩是以角表蠡
與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遊天河踰北山彷徉而歸賦
咸果傳天下爲咸陽尉閣有題其文章決大事得其道
爲傳士舉疵禮修堅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雅公
從行以出奔問官守瑕忠烈之亦上議能勿七日宰相
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
天子喪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與者乎上
用之其勞勦侍從謀議可否聽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
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于惟不

謹於理而有是也辨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士變於色在列者咸悔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問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悟焉初翰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勸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繄公之忠懇是賴

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勤
宮懲其上下之勤樵汲之艱也請于上請更之上下其
議望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知其請公因斯太宗之志
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徼其私容而替
之者也奏議不可上文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
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
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從之
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
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

則學士與校理官願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發其
二十書史之始至大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
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敢於將作少府而
則其足居門下簡武官議與禮上以爲能益麗之與信
臣議且致相位避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
不用明鄭吏部尚太常爲州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
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拔古老莊司馬相如揚雄之
辭而其出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悦於人
世得以傳其藻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

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粲大體
小君太倉之蓄崇山之栽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
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祠也太
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
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
朱雲其孝類叔齊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
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
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
十四日而夫人又歿毀也夫人之父曰借司農卿祖曰

亦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

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讚維摩詰　孟郊

貌是古印言是空音在酒不飲在色不淫非獨僧禮亦使儒欽感此補亡書謝懸金

上常州盧使君書　孟郊

道德仁義天地之常也將有人主張之乎將無人主張之乎曰賢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無

其位則周身言之可也周身言之可周天下言之不可也仲尼當時無其位言之亦不可周天下而行也及至著書載其言則周萬古而行也豈惟周天下而已哉仲尼非獨載其言周萬古而行也前古聖賢得仲尼之道則其言皆載之周萬古而行閣下道德仁義之言巳闡周天下補之久矣其後著書君子亦當載矣周萬古而行也幸甚幸甚道德仁義之言天地至公之道也君子著書期不朽亦天地至公之道夫何讓哉是故不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者以盜賊事其君也不以道德仁義之

衣食養其親者是盜賊養其親也閤下既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聞之天下久矣小子願求閤下道德仁義之衣食以爲養也謂之中庸之道謂之中庸則敢求也謂之特達則不敢求也小子嘗衣食宣武軍司馬陸大夫道德仁義之矣陸公既沒又嘗衣食此郡前守禮部侍郎韋公道德仁義之矣韋公既去衣食亦去道德仁義斷其主張謹載是書及舊文又有予遇之書同乎緘獻輕重可否傾一言陳謝誠與於異日不宜郊再拜

又上養生書　　孟郊

天之與人一其道也天地不棄於人人自棄於天天可棄於人乎曰不可人自棄也已曰人皆棄之乎曰賢人君子不棄也凡人棄之可天有殺物之心而無棄物之心天有棄物之心則萬物莫能生矣是故君子之於萬物皆不棄也而況於身乎棄其身是棄其後也棄其後是棄其先也故曰君子之道豈易哉敢不法天而行身乎所以君子養其身養其公也小人養其身養其私也身以及家家以及國國以及天下以公道養天下則天下肥也以私道養天下則天下削也養身之道豈容易

哉養其公者天道養也養其私者人情養也以天道養其人則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則不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自棄矣天道質也人情文也天道靜也人情動也質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文者生之後也靜者生之得也動者生之棄也文不以質勝之則文爲棄矣動不以靜制之則動爲棄矣天者水之謂也人者魚之謂也魚棄水則螻蟻得之矣人棄天則疾病得之矣魚可安於水而不可翫於水其失也在乎恣波浪而不廻也人可安於天而不可翫於天其失也在乎恣嗜慾而不廻也所謂安於

天者法天之味而食之食不違於四時也法天之聽而聽之聽不違於五節也法天之明而視之視不違於五色也食與視聽苟違於天則疾病得之矣故曰君子法天而行身也小人逆天而喪身也晉之座右稍有所棄秦之醫和晉之杜蒯其亦不書於右則何以爲君子之座哉良藥苦口也苦口獲罪於人苟或有矣仁義之獲罪於天未有之也恩養下將遠辭違書爲至誠之言不勝悃愊之甚不宣翊再拜

宋廬山簡寂陸先生眞系　李渤

先生吳興懿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啟著虛以貫幽少宗儒氏墳索讖緯靡不總該以爲先天撫化混一精氣與眞宰爲徒者哉在金編玉字不形於此遂收跡寰中冥搜潛衡熊淵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峨嵋如雲映松風麗乎山而映乎水功成抑玄感神授靈訣遂然自得通交於仙眞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味其風而邀之先生不顧及太初難作人心駭擾遂泝江南遊匡阜之勝槩爰構精廬潄雪風波之思沐浴浩氣挹漱元精

宋明皇帝襲軒皇淳風欲稽古化俗虛誠致禮至於再三先生固稱幽憂之疾曾莫降聃天子乃退齋築館恭肅以邇之不得已而莅焉於是順風問道妙沃帝心朝野識真之夫若水奔壑如風應虎其誰能禦之先生撥霧開日汰沙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以上皆自盈其分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發氏所實經訣出歸于我焉初先生離山有熊虎猿鳥之屬悲鳴擁路出谷而止及天子不豫請事塗炭之齋是夜卿雲紛郁翌日乃瘳先時洞真之部真僞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

判故齋戒儀範至於今典式焉桂陽王構逆暴白骨遍野先生具棺櫬收而瘗之其陰德密運則無得而稱也迨元徽五年春正月謂門人曰吾得還山可整裝衆感訝詔旨未從而有斯說至正月二日乃偃卧解帶膚體輝燦目瞳映朗但聞異香芬馥滿室而已後三日廬山諸徒共見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宇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傾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鍊形幽壤騰景太微者矣有詔謚曰簡寂先生以故居爲簡寂館宗有道也凡

撰記論議百有餘篇並行於代門徒得道者孫遊嶽等

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璋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

冠中都德流東國帝王稟其規人靈宗其法而委世潛

化遊影上玄微言既絕大法將謝法師稟訓定之資君

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緝遺蹤提綱振

紀光先師之餘化纂玅道之遺風可以導引末俗開曉

後途者矣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覬嘉言以篤鄙人之

志是竭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丈耶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敢不爭斯語直以阨豪摧頹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窒遊訪僕曰是役也為身之役歟為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為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犬馬聲色臺室使僕之屑屑歟僕將沉棄褰遯乎

則撫循吾之軀何爲也其辭齊幾勝溲乎則材之惟詩
行封豈私吾儀而爽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王人也
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邪足下所待僕之
寧以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毋其
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
況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藉此勞僕能貴富之且猶莫
許而況又妄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
他信哉古人有廢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芻蕘者得進
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主公於天

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關以至公之道爲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進賢能豈有私邪謝絶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

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敢[illegible][illegible]
僕瑣瑣方困柰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求
野用心與有以相照幸無以僭瀆之道深望於鄙人也
某頓首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與辭而弔歟斯
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負
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亦好採與留名之致貞爲湖
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常

心所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攫憤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廻胡澈而途卜出蘇臺入毘陵亦無稱立轉丹陽由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嶠蛟奔螭引直至湖心頓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與碑材叶即日以酒脯奠白於神祖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峰北潯陽城九江爲庭千艘灑堦亭既就公製銘亭之文手勒斯碑而

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與賢三賢並
以斯碑之奇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與州
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續乃取斯碑刻
公之述置巳之述令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稅
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澂士良其爲
予說而俱以視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賢後賤人
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將公之文
方人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人之札翰
則錦繡枲麻矣以將公之用方人之用則諸夏夷狄矣

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督公文得人之文俯督
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亾督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
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枲麻黜諸
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名督公
所以上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行道而
黥無罪而刖投四裔魑魅何以别邪吞不能言其豈無
冤故弔之文曰
情違乃傷理拂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焉嗚呼子碑冤
可弔如陰騭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蹟以異其顔

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君畀以異奚旌子庭旣授予禾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表玉抵翁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覲于斯將悍于斯庶滁所黷而復攸宜屹屹予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祭硏射山神文　　姚驷

去秋徂冬旱旣甚矣予遣官吏遍禱山川爰及春旦大降甘雨草木滋榮萌芽甲拆我來茲山躬脩尼職敬陳報禮應顯靈德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驪龍之珠潛濵泥而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灣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再詣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灣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

自引分而退也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載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及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能死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雖聖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

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内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爲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之益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絶存亡賢者之事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存亡國賢

耳矣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何使桓公如不用管夷吾

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

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

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

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

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在千里

者孰有如閤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

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

閤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疾死昌黎韓愈得古人

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千年無如其人者焉聞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翻實爲閣下惜焉豈爲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閣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賢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

卿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卿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爲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復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閤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是以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

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不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不好色而好德者難好色而好德者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惟好德而不好色者天下士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財求之而無憂矣有人告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

宜有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萬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享焉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爲惜之不可既矣閤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翺窮才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

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載拜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李翺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巳父舒州刺史翺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以朋日將領汝母尋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別嗚呼吾爲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延陵喪子于楚不歸吳者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骨託於此土汝之精神冥漠不

覩上及於天下及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來訣別涕淚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攻新舊唐書習之未嘗從湖亦未嘗刺舒英華作朗注集作湖豈集悞耶 元衍

此齋帖　釋高閑

此齋破除京中所得物猶未盡豈得更受相助錢物勞迸此意便令却還本主請檢納六日高閑白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弘禮書　李觀

觀辭遣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臤其時方寸之心

藏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于北或遊于南秋夏逍遥途極還東交不增舊交不加新將徃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跡執事方擅名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疑議無間言斯乃前漢賈誼王褒之徒帶及也豈復能思覩之在天下竊竊哉然觀常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邇之人以覩爲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易乎誠敢望邪誠不敢望邪然每思念士有勝已者而上薦之於事以侍知德之深也常用爲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弘禮

者俱在舉塲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鴻微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執事導之輩流於觀日深矣故得言今慚以二子之文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為黨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益以慕舉爾所知遺其友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遺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為文如適所陳為行則蕭灑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進之未若觀之愚

也嘗[illegible]處分維摩詰賛初若不安應命乃遲之今勵精

上或可觀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目錄

元稹

授學士沈傳師加舍人制

白居易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舘修撰制

授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略 崔元亮灊守

沈亞之 吳興人晁公武讀書志云長安人誤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移佛記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筠常寓吳興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游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

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於南陽倚帝山閎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實祕玄纁鶴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脗合玄聖請度為道士宅於嵩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為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為樂得請未幾盜泉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淛河息

天樞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閑
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
興觀其自古王化與其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
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
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啇神挫銳爲本至於奇彩逸
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倒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追
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
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蒿目之違於道也則有神仙
可學論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㮳賦修

胷中之誠而休乎天𣂓則有心目論葬形神頌其他抗
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𦐇卓
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眞人之言盡在是矣
大曆十三歲歲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眞於虛
室之中門弟子邵冀玄者率籲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
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
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
獻藏在秘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刳心
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

逍遙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袪鬼怪告錄
玩之地合肹蠁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徙采獲
斯文以序崖畧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權德輿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彰不明又况
宗公大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
事不由此途出者猶瞽之無相歟蓋脩之有本末得之
有厚薄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
太保有焉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博究古今安舒

方重外淸和而內剛明有直質爾無流心學於詩之愷悌易之貞厲且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脩身以之懿文其遯志肆業遹逵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居宴息勇退肥遯則吟咏以達情性詩延特廸對有明法拾遺補闕在帝左右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愊以盡規爲已任切於時病者皆精爲上言之疏兩河安危夷門要害盍建元侯以屏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陳選部官人之法轂下饑旱舉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十上請改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尤深切著明武皇澍

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司上賀百執事發
視以爲雖神爵黃龍炎漢紀年之瑞不若是也周旋臺
閣損益文憲由左馮翊理陜州敎化清平分闡東都開
邪秉直志氣所伸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爲竟以貞勝
而登端右是皆以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効也故其含
章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歌詩有逸韵敘事爲實錄皆
据根柢而無枝葉愔愔然君子大儒之言其在是乎昔
公之理海塩而介浙右也德輿方僑於吳屬忘年之歡
曁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馨香茂實耳目聞知公嗣

子太僕王傳家孝謹而文永懷罔極捧公遺作二百篇列爲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而敘之云爾

故中散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太子太保姚公神道碑　　權德輿

公諱南仲字某吳興武康人姚墟嬀水根柢峻茂後漢青州刺史恢始違難東徙周華州刺史北絳郡公僧坦以行義道術聞二才子曰察曰最最仕隋爲蜀王友六葉至公曾王父績仕絳州曲沃縣令王父玄宋州宋城

縣令烈考發天寶中舉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奮從西平王哥舒翰于隴上積功勞至右領軍衛將軍他日以公之勤贈國子祭酒公抗行厲操淸方謙儉以規爲軫（集作瑱出國語）以禮爲輿以多文（集作學）爲富以不貪爲寶潔如大圭鏗若黃鐘弘毅以任重溫良而能斷自射策筮仕至于綬吉祿啟手足繇是道也其初應制條對理道授太子校書內史吏部表其才能凡三結黃綬至萬年尉前後考課爲府中最擢拜右拾遺久次歷右補闕發文石封皂囊諷議十年彌逢百度大曆中中宮憫冊既上

壽原陳古義以上達疏近効之非便即日詔可下其章於宰司特超五階被以命服執事內詔以上賀近臣修職而競觀服薦紳者誦之執簡記者書之屬以本官充理匭使今皇帝嗣位之初慮化不下究以通邑長人導利之源出任蘇州海鹽縣令韓晉公滉時總方任延於幕庭改殿中侍御史與元歲大路（集作輅）省方深燭理本東求畯人徵詣行所洎清宮旋蹕拜左司員外郎紀綱品式練達明備轉兵部員外郎府武師告成祲沴肅清四征羣帥條上功級材官勇爵差次賞與受命顓達疇

肅式敘遷本司郎中凶旱之後被邊藉食近關蒲晉十餘城之地因其徵令說以平糴乃董使車嬴是息入拜御史中丞歲中換給事中正色匪躬淸公不苟大朝以肅右（集作左）曹亦理明年授同州刺史三年考績復以御史中丞領陝府長史陝虢觀察使居五年就加右散騎常侍左輔有離宮公田之劇焉陝服居函關砥柱之衝焉於二千石元侯之選斯近而重賦政廉平馨香流聞以脩班制以厚風俗上以靈昌居兩河之列鄭爲支郡是皆要害且今勁兵處也自丞相魏國公政成入弼厥

後守臣再物故而魏公之澤寖遠思得寛明忠智之長
以輯柔之進公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爲滑州刺史鄭
滑節度使於是握兵符乘單車惠然簡易入布條纖恤
鰥寡用仁制强禦用明居常以柔克臨事以貞勝士吏
悦勸夫家寛息阜俗成師納忠閑邪衆情皆慴而公益
厲十六年介圭來朝卑讓師師繇是詔魏公以左僕射
居相府命爲右僕射公既得請命其軍司盧羣以代焉
爲仁由己是稱方國之表知臣者君乃膺師長之任詔
太常具儀法以莅中臺禮官贊引宰政爲容諸曹羅尋

于堂下郎吏捧牘於階序禮成渥縟秉直者榮之虔奉
朝請恪居官次慥慥然守業修職未嘗以耆碩尊禮自
處山甫之匪懈考甫之益恭古人與稽華髮彌固十九
年秋七月乙亥感疾薨于宣平里第享年七十五天子
廢朝悼歎俾中貴人弔祠追命爲太子太保恩之所加
可勝言哉惟公粹和而能貞厲恬淡而有儀矩履方持
重坦坦先大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樂易而不違
于道也又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言遭明君其道行也
斯二者君子謂公得之夫人河南縣君元氏魏景穆帝

之裔宣州錄事參軍光宣(集作宗)之息女也和易淑柔以肥家道先公而沒十八年矣嗣子太僕寺主簿充潔清好古誠信得禮與其弟亮茹荼問卜以閏十月巳酉奉公之喪與夫人之殯合祔之(集作于)少陵原黄渠里以儉襄事率循家法雖宗姻四布皆泣而辭之且曰理命也猶懼先人懿實寢而不章刻兹穹石以永終古銘曰

黄目欝鬯禮神所貴佩玉金龜君子是衛秩秩姚公其心秉彛抱義載仁造次無違公之所履中立不倚廉車淑旂所嚮風靡正(集作政)無忝茹道君祇矢事君愛人斯

謂至矣中臺崇崇端右宗公皇明嘉獎㣲是師長卓爾
道行倏然化往少陵鮮原美檟新阡謳筮告豁塋𠫤儼
然白驥蕭蕭黃渠潺潺姚公之德兮揭此貞堅

湖州武康縣丞許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權德輿

夫人姓韋氏京兆杜陵人歸于某郡許授授循理喻義
調常州義興尉湖州武康丞滿歲葺田廬田於雪溪之
上志懷進取夫人贊家道以供先祀誠伯宗而饁冀缺
許君之動靜無悔抑有助焉所從之祿甚薄不及偕老

徙宅教子宜家佐饋閨門之禮有同嚴君才識所及過人甚遠內外之言不越於閫而人事物理皆能折中焉凡結褵二十五歲而稱未亡人又十五歲而不舉火時元和二年正月春秋五十九其子士倹祔于皇辟之封惟夫人有姿操徽範不得被魚軒翟茀之飾獨振內則而傳册儀孝子冢婦居喪率禮無違而哀有餘姻黨稱焉嗚呼孩提相長實均同氣今覩士倹猶吾之出焉士倹緘哀詞治（集作理）命請刻圓石屑滌直書寄兹沉痛銘曰士之積行未必豐祿有美夫人不登象服從夫也有

德有儀訓子也恩斯勤斯斯勸以義兮道之慈養未及兮
命尊之服在緦兮心若碁刺珑琰兮淚沿洟

元和辯謗書序　沈傳師

唐次晉陽人貞元初歷侍御史竇參深重之八年參
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西川節度韋皐抗表請爲
副使德宗密諭皐令罷之次久滯蠻荒乃採自古忠
臣賢士遭讒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
謂之辯謗畧上之改夔州刺史憲宗明哲嫉惡尤惡
人朋比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

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辯謗之書實君人者尉宜
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録未盡卿家傳史
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頴
等分功修續廣為十卷號元和辯謗書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
宜在驗乎妖祥二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
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序矣至於處神明之奥詢獻納
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説正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
則為讒為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

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言亂善人惡其莠言之亂

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擬擬可

以亂德豈止鶡鳩彤弁薏苡惑珠者哉況立國家自中

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逖覽前聞緬

想近古招賢容讒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

唐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宇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

縉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理皆在

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孤楚等上

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遭讒謗之事迹敘瑕

學之本末紀謡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皆虞舜
有聖讒之命我皇修辯謗之書千古一心同歸至理將
俟法宫退日昃之政别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辯謗
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授學士沈傳師加舍人制　元稹

勑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天下不可一人理也今國
家崇建執事以任股肱彭選侍臣實司耳目股肱良則
心膂正耳目審則視聽明苟非端人何以近我爾朝議
郎守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上護軍賜紫

金魚袋沈傳師潔靜精微風流儒雅名因道勝信在言前謙而愈光卑以自牧專對無不達羣居若不知而文煥有文章發爲訓誥使吾禁省中無漏露之患而脫語言與三代同風勤亦至矣事我滿歲命汝即眞勉竭乃誠以輔台德可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勳賜如故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白居易

勑京兆府鄠縣尉沈傳師庶職之重者其史氏歟歷代以來甚難其選非雄才博學輔之以通識者則無以稱

命令茲命爾其有旨哉昔談之書遷能修之彪之史固能終之惟爾先父嘗譔建中實錄文質詳畧頗得其中爾宜繼前志率前修無忝爾父之官之職可

授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白居易

掖中臺草奏内庭掌文西掖書命皆難其人也非慎行敏識茂學懿文四者兼之則不在此選祠部郎中翰林學士錢徽藹然儒風粲然詞藻縝密若玉端直如弦自參禁司益播其美貞方敬慎久而彌彰應對必見於擬綸奏議必閱於刪藁迨今六載其道如初嘉其忠勤宜

有選擢俾轉郎吏仍兼綸閣茲乃榮獎爾其祗承可依前件

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白居易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元亮字晦叔博陵人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歷遷湖州刺史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饑罷民賴之如保父母入爲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禮部尚書前後著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

製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在湖三載歲修三元道齋每輒有綵雲靈鶴同翔壇上久而去之前後置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脩外感也又如此可不謂通于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于遺疏之末手筆題云蹔榮蹔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其解空得證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

三教者也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長慶元年　沈亞之

問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于側微積德累勤多歷年所以經盛聖之慮豈有遺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況朕長于深宮涉道日淺繼列聖之鴻緒撫萬宇之烝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輔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極意正詞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殄於康泰覇道所立猶致於

富強我國家提封溢于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先湯之
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家無蓋藏公門
儲蓄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
生植變于古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
陳興盛之暮且文武兼學以成功士農迭居以豐業故
家給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
用致介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為惰游措明
其貫之方斯合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
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防情則

人心益僞思聞肯要得合誠明雄別比周之情悉詳忠
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僃或望
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
舍之端用明眞僞之辨至于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
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對臣伏念日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
日蒙光乃能窮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溷俗之中
則爲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
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

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
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
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猶舉燭螢而臨庾目也
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彼幽塞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羣
言而臣瞽愚非能踰于智傑副陛下之淸問臣以相與
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
以塞罪乃輙伏進所言伏讀淸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
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爲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
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淸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乎學

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兵部之壞舉之簪問有思才問於文武本國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簪問有欲以辨行之眞僞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簪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簪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職立國八百年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太宗龍興革魏晋之殘政修法度立中事設尚書六曹以敘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旣布而萬方從矣變其人若變已

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墜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尊賢之言而爲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于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奸黨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絕于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係于元首左右之用關于肘膝其血氣根脈皆統于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昡夫人莫不尊其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

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倘謂六曹外
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令人俗凋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
理也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
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
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
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奸諛色獲進轉掌
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涼爲虜兩河爲兵盡開元
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承之農而百徭出矣
瀕役重繁不勝於籍搉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

侈衆多欲無凋訛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爲重馳射次之馳弋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眞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姦之華役者以候冑入籓戈戯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爭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倚以遁徭于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于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于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曽不能制一校尉而況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

而各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于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于將帥之臣則本必益大矣何卒貨不克于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擢之及乎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為朴陽明為狂顧以武為汙矣而況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

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于神神感于夢而得傅說周文之竭誠于氣氣感于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于速濫則能速壞惑于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貲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于土階之上蔭于茆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歉蓄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爲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二

文粹作載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遊觀之樂窮巧侈之娛治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以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以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以給綺縠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爽宗社今仕家不著籍于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惟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于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于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

明周規漢儉惟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麗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為准考之（文粹作其）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偽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利莫邪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鸞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較駒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於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于朝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所任之不勝其任者罪罰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

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
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真偽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關繫
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歟
命迭降而其旨相違故有行之于今日而廢之于明日
罪之于此而赦之于彼是慢易欺詐之藪耳欲無枉撓
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拘迹則人人易守雖犯
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于此者不得爲刑部之官無
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
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厚今非止于闕葢將病且痼矣

夫病者莫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文粹作巳）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集作進）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于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忿于是竭良醫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怖矣三公六卿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四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縱國之痼病也淫誅長算

國之奇[illegible]也強將勁兵國之針灸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膺良藥也夫百骸居于外六腑列于內相假而成生相資而動必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爲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爲廢難矣臣以爲天寶貽痼始于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克（集作就） 先皇攻于除而不攻于補今乃復發于幽薊居國之左右又有西戎之厲居于右掌之膺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

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二千里其間嚴關疑重阻皆爲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關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之患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擧之夫聖人之毋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而至于十一月陰盈

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之道也內密燠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雹凍霜雪禁其焚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暘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先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以幽薊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為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

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摇其轂如措之峻岅之上擾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人虚而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于聚威于深棣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蹤不皇合於燕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運矣此拘燕固薊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于器力不實于危雖有名將不能爲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

之勢盤逕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爲戎狄之畏此而不敢犯甚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璧走銀繒市言惟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御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此一月戎戈東叉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猶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慮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御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勢則亡怯假如

涉險利強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弋以趨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衣裝寶絡皆與之無令有所奪此傾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于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爲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爲歲時必東望啼呼其感故國之恩如此陛下

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拒北房明年必大入
靈武寇西城先擊鹽宥誠能因此時詔寧隴州涇及鄜
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護城其他少壯及騎士
皆持橐備鹽糗令鄜寧涇原軍皆出平凉道彈筝鄜寧
軍北困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硤關原州軍逾隴
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邀原逾黄花因狄道
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
賀蘭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盜西則故地盡可得
也如此則王畿之内安稀警烽之虞哉臣固曰四方之

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不直不懼于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苔問之所及或未利于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懼執事之臣不痛也慮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也而況聊寒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誠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移佛記

沈亞之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徙故佛像歸復于其寺佛至乃繇長老使白其前於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東域中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摹其形焉像其貞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爲之合土木以爲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爲尊而坐者有爲卑而拱立者有跪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

其形怪荷戈而勉強者有嗔目而叱咤者募鬼神焉此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為戒慎焉正邪去惡為濟渡力導盲聾瘖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為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生為福則福應為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逮于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六百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跪而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銜而荷戈叱咤者皆

毀也散其宇皆若惟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裝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滅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滅而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矣今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意所以意者欲其舉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其性慧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而外覺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麤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將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衰然韓娥亦能使透迤之聲環梁而遊凝塵奮發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之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爲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爲會唱次

主葉嘗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職自廢旣能聲黨相謂剎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祿細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奉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恡也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郎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為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眙刺利反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為人潔峭自處

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
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客於鄜在莒鄰夜聞
其歌有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
孰與（集作為）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旦問其狀乃葉為
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
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稱為知音之尤者擅鼓絃及
為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則音厲不知和矣嗚呼豈
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
聞於後世云

秦夢記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秦王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使佐西乞術伐河西亞之率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

請拜左庶長尙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之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下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公主悅

受背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數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姑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燕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襍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悵過

戚被病臥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入宮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托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左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矣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

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
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
何處去歌卒授舞者褋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
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宮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
珠翠遺碎青階下牕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
感悼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
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竟別去公
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
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與友人崔九

萬其道九萬博陵人諸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霓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借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樂乎川及其不偶也從見摧風拔猶冢烟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枝不尺而葉蕤其根不能彌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

何者受乎庚氣故易長于極成爲衆用故易售于工其
在林居相扶策未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凡
楞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
三礎而百棟賴須若是修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
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
遭時也須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
之材與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
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浴不終湯之饑不
竟飯中輟而起畏有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

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聲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強遷善爲流立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旦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其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習轍之

所以爲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囿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嚴瞀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脩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覇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顧爲一從材載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傾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其間戎鏡包陽當白而燭之則能延燧與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誰窮者而誰窮者夫其應則生其亦蒙燭於光下以其所抱

書詞多鄙又不盡志惟觸清嚴罪無以逭謹再拜

湘中怨解 并序　沈亞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不當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概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敖嘉撰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艷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遂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居號曰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其調賦爲怨詞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譔風光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里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兮涵煙眉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縠流蒨電兮石髮髓施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賞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爲訣

耳相倚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
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
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
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
幃帳欄櫳畫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
煙電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嚬淒怨形類汜人
舞歌曰泝清風兮江之湄拖湘波兮褭綠裾荷拳拳兮
情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
觀方話貽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

之於朝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湖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逑為偶唱也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為擊毬鬬雞戲魏市有爭財鬬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望嬰會嬰從

其頸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
以裙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
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
視斷其妻頭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
自白嬰鄰以為妻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
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耶即其
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
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朴者
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團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

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我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縶我吏
挑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
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
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賓黨耳曰
之所聞見者爲余道焉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
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